

第四回 梅公路途逢頭接 見奢華規戒來人

詞云：

一日百般事，人生不自由。怕貧休浪蕩，愛富莫閑游。好學終成器，勤耕必無憂。要得身富豉，但何苦中求。

詩曰：

勤工政務懶奉迎，規戒從人莫浪名。

自古男兒當節儉，自然家道有餘盈。

話說梅公飲酒之間，向那四個衙役道：「你等一向伺候前任的官，自然是曉得的。朝中政事，目下首相盧杞、禮部黃嵩那一班不存國體的奸賊，如今是如何樣作為，爾細細地說給我聽。」眾人道：「盧太師是皇上恩壘，禮部黃嵩仗大師的勢，真正是人人害怕，個個欽遵。在朝中之官，無不趨奉。今老爺榮耀進京，也須要好結交太師，而禮部黃嵩亦要留心。這是小的們謹稟大老爺，聽大老爺的主裁。」梅公聽說，大怒道：「爾等胡說亂道，我也效他們結交趨奉不成！我今進京師，偏不奉承他們，看他們怎麼樣？若那時惱了我性兒，只怕這一班奸賊，也不能安枕。」越說越惱，站起身來吩咐：「收了罷！你等早日去睡了，明日早晨伺候。」眾人應道：「是！」各自安寢。

次早，梅公起來，梳洗畢。

只見店家送茶，吃茶已畢，便擺下酒席，服侍梅公。梅公道：「前已吩咐你等，不要美味佳餚，又如何辦此席面，是何意也？」于是，梅公用了酒飯，起身閑步。只見壁上掛了伯夷、叔齊餓死于首陽山的圖畫，不意觸了忠臣之念，卻見有筆硯在此，便隨手拈起筆來，在那畫幅上題了四句詩道：「昆仲當年餓首陽，至今留得姓名香。若存叔季如今世，豈忍群奸立廟堂。」

梅公把筆丟下，見梅白稟道：「轎夫在外伺候已久。」梅公稱謝了店主，上轎起身，數里之路，遙見前面頭接的人役，同了合衙門諸色人等，一齊上前迎接大老爺。梅公吩咐：「起來，你等在公館伺候。」于是，眾衙役在公館伺候不提。

且言頭接四人，與梅公行不數里，進了京城，直奔公館，安頓了行李。梅公于是傳書吏衙役進來，說道：「衙門儀注，爾等照常辦公，不可移錯。」書吏衙役答應：「是！」梅公道：「我已擇五日後上任，即去禮部衙門掛號，明日上朝。」書吏回稟道：「四處衙門俱沒統屬，只有兵部衙門，要用紅綠紙札。」

梅公道：「一概不許用。」書吏叩頭，出了公館。梅公又叫頭接四人進來，吩咐道：「你等路上辦事，小心勤勞，你四人輪流值日伺候。」四人叩頭，謝了出來，好不心喜，說道：「今年運氣興旺，新官上任，就點了我四人做值日的頭役。」心中十分歡喜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梅公又傳買辦，只見外面進來了八個人，一同跪下稟道：「小的們叩見大老爺。」梅公道：「買辦何必多人，只用一人足矣！其餘各自回家為農、為商，豈不安妥？何必在此衙門內吃苦當差做什麼？」眾答應：「是！」

一同叩頭出外，眾議道：「新官只用一人買辦，我們大家公議一人，還是輪流當差，還是合眾公辦？」眾人道：「還是推派一名出來，與眾公辦是了。」茲且不提。

再講梅公一宿晚景已過，次日五鼓上朝，來至午門，走入朝房，見各同年兄，議些閑話。不一時，鐘鼓齊鳴，聖駕臨朝。文武百官，朝參已畢，各依班序，立在兩旁。梅公又在品級臺前跪伏，口中奏道：「臣，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知縣，今升吏部給事梅魁見駕。願吾主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臣樗櫟庸才，今蒙聖恩，不棄微賤，拔升臺垣，雖粉尸碎骨，難報天恩于萬一。」天子向梅魁說道：「卿是梅魁？記得卿初進之時，滿腹經綸。故念卿久在東魯十年，今授卿為直諫之人，方不愧濟世之才也。」梅公又重復頓首跪奏一番，謝恩退班。聖駕回宮，眾官各還府宅。

且言梅公回至公館，用過早飯，傳衙役打小轎去見相府聽事，書吏稟道：「請老爺下轎，已是相府。」梅公道：「怎麼在此下轎？」聽事、書吏不敢再稟，轎夫只得抬進柵欄。

梅公在轎內觀見那官廳內坐著無數的官員，俱是問安叩見的。又見兩旁柵欄下馬牌前，轎馬紛壇，不計其數。梅公吩咐把轎子抬至儀門正中，方纔住轎步。只見那儀門閉著，東角門外，坐了無數烏袍角帶的官員，見梅公的轎子抬至儀門歇下，便喝道：「你那裏是個什麼官，敢在儀門中住轎！」聽事吏役執著手本，搶行一步，稟道：「這是新任吏部都給事梅老爺來拜相爺的。」那官說道：「既是新任官員，為什麼轎子抬進儀門正中？也不安個儀注，就來見相爺麼？」又一官道：「也罷，念他是外任新升，不同他計較。你得把規禮加厚些，方見得俺家的相爺。」聽事回稟：「啟老爺，有相府門官索取規禮，方肯與老爺進稟。」梅公道：「規禮要多少，方能稟見？」

書吏回道：「常例的規禮，升轉吏謁見相爺，須得千金，門包最少得百兩，方得相見相爺。」梅公便冷笑兩聲，說道：「有這等奇事。」此時，用手本將轎帘推開，向那門上的官兒點了一點頭：「你來，有話與你講。」那門官當是交門包給他，帶了笑臉，走至轎前。梅公道：「請你替我多多拜上你家相爺，我是新任吏部都給事梅魁，原任是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知縣，特來謁見相爺。全一全儀注，是這個道理。你等如果容我見，我就見；如不容我見，我就不見，卻又何妨？為什麼要這許多規禮，又要什麼門包？這是奉旨的，還是你家相爺的定例？我想倒有兩句比語，合著你家相爺的規模：『卻不道是調和鼎鼎三公府，便是那魑魅魍魎勢利家。』」梅公吩咐將手本存下，打轎轉去見二位老爺。轎夫只得抬轉了轎子，出了西柵欄，往都察院衙門。這也不提。

再言相府的門官，被梅公搶白了一場，又見他抬起轎子，竟自去了，丟下手本，心中大怒，道：「這個狗官，如此放肆，敢在此地大模大樣！」眾人道：「他既不知死活，我們照他說話回稟大人，看大人把他如何？」門官拿了手本，進內書房，見禮部黃嵩陪了相爺在閑談。門官站於身旁，盧杞一見，便問：「你手中拿的什麼帖兒？」門官跪稟道：「是前任吏部都給事梅魁的手本。」盧杞接過來一看，便問道：「可在外面？」

門官回道：「這個官兒的話，行的事，一點也不合儀注。」盧杞道：「他便怎樣說？」門官就把不下轎，不送禮，丟下手本，把轎抬回去的話，自頭至尾，一一回稟。黃嵩在旁只氣得眉眼直豎，開口說道：「哪有如此放肆、這等大膽的官兒！太沒有規矩！他竟不知利害。如不早早問他一個失儀的罪兒，故違國典，必先殺此倔強的匹夫，以免日後唇舌。」卻不知盧杞心裏懷恨，上稟天子，

解。

[返回 >>](#) [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